

百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非党际交往

——理解中非关系的一个视角

张 凯

内容提要 从 1921 年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已历经百年。中非党际交流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历程中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日趋明显。21 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中非党际交往的机制化、多边化水平不断提升，交往主体的范围持续扩大，交往方式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取得突破。中非党际交往已成为新时代构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典范。中非党际交往以治党治国理念交流和经验借鉴为核心内容，以增强政治信任为重要目标，并将交往功能拓展至干部研修、务实合作、文明互鉴、人文交流等领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和中国共产党迈入第二个一百年之际，持续深化中非党际交往，对提高中国和非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非国家间关系发展、夯实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非党际交往 中非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张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北京 100860）。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自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便已启动。在长达百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对象、原则、内容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展对非洲国家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中非党际交往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

而且在促进中非关系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也显著增强。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非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推动下取得全面发展，由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 年议程》对接，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则赋予中非关系新的时代内涵。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继续深化双多边交往机制，拓展功能领域和交流范围，对中非关系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有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内在需求，深化中非党际交往、发挥政党外交独特作用，有助于中国和非洲国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冷战时期中非党际交往的启动与探索

从党际交往的范围来看，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受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聚焦于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周边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第二阶段系改革开放之后，基于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和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背景下，中非党际交往全面启动，并在交往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抗的两极格局，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竞争的两大体系。在美苏两极对峙、亚非拉众多国家实现独立、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及外交孤立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总体上也呈现出聚焦共产党的“一边倒”态势，其对外交往的对象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二是亚洲地区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共产党，根据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向亚洲地区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开展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提供支援。^① 1951 年中共中

^① 王家瑞主编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43 页。

央对外联络部成立，其最初的职责就是负责对各国兄弟党特别是东方的兄弟党开展联络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苏两党分歧与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调整与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等极左方针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大多数老资格的共产党、工人党断绝往来，而与 110 多个“左派”组织建立了联系。^① 总体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交往对象局限于马列主义政党，从而限制了开展友好合作的范围。

从非洲方面来看，冷战初期，大多数非洲国家正处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政党多数为民族主义政党，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的政党数量较少。非洲国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保持着密切联系，苏共在意识形态、干部培训、经费资源等方面向这些政党提供支援。中苏关系恶化后，这些政党纷纷追随苏共，中国共产党随之中断了与它们的关系。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取得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认为其不属于马列主义政党，因此当时未与这些政党建立正式关系。总体上看，1978 年以前，除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少数“共产主义小组”外，中国共产党在非洲几乎没有有什么可以交往的对象。^②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改革开放之前中非政党间缺乏正式交往，但是中国共产党下属的群团组织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便与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政治组织有了互动和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促进亚非团结的核心理念，同时发展了必要的社会网络来与非洲国家的政党保持连续的政治接触。^③ 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政治组织曾派团来华访问，寻求中国对其革命事业的支持，中国积极派团参加 1957 年成立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这些国际会议中与非洲国家代表有着广泛接触。1953 年，南非最大民族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应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邀请访华。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与南非非国大

①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第 89 页。

② 钟伟云《当前黑非洲政党态势和中非政党间的交往》，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著：《中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6 页。

③ Joshua Eisenman, “Comrades – in – Arm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ations with African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in the Mao Era, 1949 – 76,” *Cold War History*, Vol. 18, No. 4, 2018, p. 430.

建立了关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还与南部非洲另外两个民族解放组织即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立了关系。^① 20 世纪 60 年代，南非共产党、非国大等政党曾派团访华。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一些成员曾在中国接受过军事培训。^② 尽管这一时期中非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但是中国依然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隔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样，正是在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才于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二）改革开放后中非党际交往的全面启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迎来历史性转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判断为在党际交往中放弃“支援世界革命”“支左反修”的极左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际交往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逐步形成“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交往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原则最初是针对恢复和调整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而提出的，随后拓展到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其他政党的关系，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的指导原则。无论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还是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提出，都充分展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中国外交和党际交往的重要意义。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的重大转变，明确了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始终不渝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③

与党际交往原则和理念转变相伴而生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对象的范围实现了极大拓展。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往只同各国共产党打交道的做法，开始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建立正式党际关系，这一实践探索使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中非互动的视角来看，

① 李力清 《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西亚非洲》2006 年第 3 期，第 16 页。

② “SACP 99th Anniversary: Learning from the Past ,Active in the Present ,Building the Future , Building Socialism Now ,” July – August 2020 ,<https://www.sacp.org.za/content/sacp-99th-anniversary-learning-past-active-present-building-future-building-socialism-now> [2021-04-05].

③ 戴秉国 《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性调整与开拓》，《求是》1999 年第 1 期，第 25 页。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如何与这些实现独立的非洲国家政党发展关系,日益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面前的突出课题。在中非正式党际关系的启动过程中,一些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发挥了积极助推作用。根据华国锋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政府代表团后提出的是否发展同非洲国家党的关系问题的指示,中联部、外交部经共同研究后于 1977 年 11 月提出了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建立关系的设想,^①后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为 1978 年中非党际交往在实践层面的正式启动奠定了基础。

1978 年 5 月,应中联部邀请,由中央委员、中央社会事务局局长艾哈迈德·马哈茂德·法拉赫(Ahmad Mahoud Farah)率领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干部代表团访华,两党交往关系正式建立。^②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为首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党际关系的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同年,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几内亚民主党代表团等相继访华,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党际关系。基于对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坦桑尼亚革命党、几内亚民主党等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最初接触和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过程中逐渐抛弃了“以苏划线”的做法,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是否进行接触的依据,而是将中非党际交往的任务明确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中非国家间关系发展,这一转向为中非党际交往开辟了新局面。在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交往的最初两年内,中国共产党先后接待了索马里、坦桑尼亚、几内亚、赞比亚、塞拉利昂、多哥、塞内加尔、布隆迪、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贝宁等 10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 11 批执政党代表团访华。^③1979 年底,由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访问上述 10 个非洲国家,并应邀出席了布隆迪民族统一进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与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执政党进行接触和建立关系外,中国共产党还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恢复了关系,同时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建立了关系,支持这些政治组织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国共产党与这些非洲民族解放政治组织间的交往,为后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和南非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体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据逐步确立的“独立自主、完

①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第 141 页。

②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第 143 页。

③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第 143 页。

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开展对外交往工作，中非政党交往在此原则框架下取得长足发展。到 1990 年，中国共产党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43 个国家的 49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先后接待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 230 多批代表团访华，先后派出 57 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该地区的 39 个国家。^①从交往形式来看，中非党际交流以互派代表团和互致贺电为主渠道，代表团成员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从交往原则和内容来看，第一，党际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对非洲政党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第二，积极支持非洲政党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和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斗争等各项正义事业；第三，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在介绍中国共产党治国经验时，强调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第四，对于非洲政党抱有疑虑的问题，实事求是和坦诚地介绍，以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②冷战时期中非党际交往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全面发展不仅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格局、完善了党际交往的原则和理念，而且促进了中非间政党政要和广大人民间的理解和信任，为中非国家间关系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同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提供了经验。

冷战结束后中非党际交往的拓展与演变

冷战结束之初，受国际格局剧烈调整和非洲地区政治生态变动等因素影响，中非党际交往曾经历一定波折。但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逐步缓和，中非党际交往企稳回升，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和非洲政治局势趋于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中非党际交往的外部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中非党际交往的范围、内容、形式等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一）国际格局调整与中非党际关系的拓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随之崩塌，西方国家在“历史终结”的自我假定中不断推广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冲击，中非党际交往由此陷入低潮。从中国方面看，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

①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 90 年》，第 145 页。

② 李力清《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第 17 页。

生重大变化，特别是1989年之后，中国作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方大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外交围堵。从非洲方面看，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重压下，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国家纷纷开启了由一党制、军政权向多党制的转型，剧烈的政治变动使一些非洲国家陷入动荡和冲突。据估计，1989年初在非洲51个国家中，一党制国家有27个，军政权国家为12个，如果加上2个君主制国家，威权政体国家数量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以上，但到了1991年底，约有40个非洲国家相继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同样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① 急剧的多党制转型使非洲国家政党数量出现大规模增长，一些国家过去与中共存在联系的政党或因选举失败下台，或因被武力推翻而解散，或因本国政府与中国断交而中断往来。而新建立的政党或对中共不了解，或因意识形态原因缺乏与中共交往的积极性，中共与非洲政党交往一度陷入低谷。^②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这成为冷战结束之初中国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的指导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方针，中联部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独特优势，积极做发达国家政党的工作，全面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党及政治组织的关系，为打破西方国家制裁和孤立、改善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挥了独特作用，中非政党交往也逐步得到企稳回升。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利用与纳米比亚人组党和南非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的深厚友谊，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和南非实现民主转型后，推动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顺利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面对非洲多党制变局，继续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党际交流，并以政党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1991年7月，应塞内加尔社会党、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布隆迪乌普罗纳党和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率团访问上述四国。这是中联部首次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访非洲国家，^③ 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工作以来，出访该地区的最高级别代表团。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非政党要高层交往既扭转了中非党际交往下滑的态势，也促进了中非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非洲地区形势及中非关系的变化，中非党际交流不断强化，逐渐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深层次

① 张宏明 《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兼论非洲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反差》，《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第15页。

② 王家瑞主编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第183页。

③ 朱良 《试析指导党的对外工作战略思想的变化》，《当代世界》2010年第9期，第15页。

的交往格局。从非洲区域层面看,多党制转型所带来的冲击趋向平稳,非洲大陆呈现出政局总体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普遍进步、热点问题降温的局面,自主发展、联合自强、集体发声、多种选择成为“非洲之变”的主音调。^①在多党竞争政治体制下,非洲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有加强对外交流的诉求,它们试图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以探索自主发展道路,进而获取选民支持,巩固自身政治地位和影响。在经历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多党制浪潮冲击后,非洲国家政党在进行总结思考。非洲很多政党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特别有必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党经验。^②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面对苏联解体、西方制裁的冲击,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政策原则,始终以互利共赢、国际合作为导向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为中国打破西方孤立、改善国际环境创造了条件。进入 21 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联系得到显著强化。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非关系也迈入全方位发展进程。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中非双方承诺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2006 年 1 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倡导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首次明确提出“全方位”合作概念,得到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③就政党交往而言,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与非洲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增进了解与友谊,谋求信任与合作。^④中非党际交往作为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日趋热络的互动不仅拓宽了中非合作的范围,而且是中非“全方位”合作的重要体现。

(二) 中非党际交往的核心内容与多样形式

中非党际交往在拓宽范围的同时,逐步形成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主要内

-
- ① 李新烽 《世界大变局与非洲之变》,《中国非洲学刊》2020 年第 1 期,第 39 页。
② 李进军 《中非政党交往是中非关系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闻网,2007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news/2007/09-27/1037699.shtml> [2021-01-09]。
③ 《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历程》,新华网,2013 年 3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3/24/c_124496920.htm [2021-01-09]。
④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中国政府网,2006 年 1 月 12 日,http://www.gov.cn/zwjw/2006-01/12/content_156498.htm [2021-01-09]。

容、以双多边多层次交往为主要形式的互动格局。中非党际交往在注重理念交流与经验互鉴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依托党际渠道推进务实合作的方式,这对促进中非深化政治互信与整体合作形成明显助推作用。

第一,中非党际交往的核心内容是分享治党治国理念和经验。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一度以意识形态划线,确定交往的对象、原则和内容,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治党治国理念和经验交流取代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核心内容。冷战终结一度使西方的发展模式占据优势地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有应对西方施压、独立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的迫切需求,党际交往则为中非双方互学互鉴、自主发展提供了独特渠道。中国共产党每年都会邀请大批非洲国家政党代表团访华,访问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有实践层面的考察,交流内容包括党的建设、基层组织、乡村治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青年妇女工作等治党治国的各个领域。中国共产党每年也会应非洲国家政党邀请派团组访问非洲,除政党间对话与交流以外,这些团组还会走访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等,了解治党治国理念在实践层面的落实情况。中非政党外交尤其注重理念、经验层面的交流,往往会在访问过程中组织召开研讨活动,以围绕治党治国等问题展开探讨、砥砺思想。例如,以非洲多国多党组成的非洲国家政党研讨考察团于2002年5月和2003年9月访华时,分别参加了主题为“执政党如何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制定新政策以解决本国实际问题”与“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经验与教训”两场研讨会。2003—2010年,中国共产党接待的非洲政党干部考察团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8年共接待60多批,仅2010年就接待考察团15批180人次。通过这种考察学习,不仅交流了治党治国经验,而且有力促进了双方政治和经济合作。^①

第二,中非党际交往的主体和形式越来越多样。中国对非政党外交的对象以执政党为主,但也包括参政党、在野党等。中国共产党访问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部委领导、地方省委领导以及局级工作组等不同层级;非洲国家政党访华代表团也涉及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如党的理论工作者代表团、宣传干部代表团、经济代表团等。除高层互访外,中国共产党每年派出10批左右由省部级领导率领的政党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同时每年都邀请20批左右非洲国家政党高级代表团访华。^② 非洲国家许多政党召开党代

①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第223页。

② 《中联部: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81个政党开展党际交往》,新华网,2012年7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7/19/c_112481753.htm [2021-01-10]。

会或举行重要节庆活动，都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开党代会或举行重要活动，虽不邀请外国政党派代表参加，但都会收到非洲国家许多政党发来的大量贺电。^①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国家的政党交往包括一国一党、一国多党、多国多党等不同形式。中国共产党不仅与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执政党建立了机制化的交往关系，而且与一些政党签署了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同时还深化了与非洲国家政党的多边联系。例如，2006 年 6 月，非洲 11 国政党高级干部研修团访华，其成员包括布隆迪保卫民主力量、尼日尔全国发展社会运动、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多哥人民联盟、毛里求斯工党、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卢旺达爱国阵线、刚果劳动党、几内亚统一进步党、乍得争取共和行动联盟和加蓬民主党等 11 国政党的高层干部。多边政党交往模式不仅可以促进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间的交流，还可以增进非洲国家政党彼此间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党际交往成为推动中非务实合作的重要渠道。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过程中将务实合作纳入其中，这是通过党际渠道服务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中非党际交往过程中的务实合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在中非政党高层访问过程中，推动达成或落实一些重大合作项目。例如，2006 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加蓬，促成了中加两国在铁矿开发项目的合作，项目总投资达数十亿美元；中共代表团访问马达加斯加时，解决了中马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②二是在中非党际交往过程中，安排经贸代表团随行，达成经济合作意向或协议。例如，2004 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三国，这期间广东省分别与上述三国举行经贸洽谈会，吸引大量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参加，同埃及以及北非、中东地区的企业签署 10 多亿美元的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协议，与阿尔及利亚达成数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三是依托中非党际交往渠道搭建灵活性平台，邀请政府、工商、企业界人士参与，探寻经济合作机遇。例如，2010 年 8 月，中联部与农业农村部共同主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来自非洲 18 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农业部长以及企业家等共约 150 人出席会议。此次论坛召开的目的是以政促经，通过政党交往平台促进中非经济合作、农业合作，为中非农

① 《中联部：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未妨碍中非政党交往》，新华网，2012 年 7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2-07/19/c_112481864.htm [2021-01-10]。

② 《中非政党关系助力中非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网，2012 年 10 月 11 日，http://news.china.com.cn/18da/2012-10/11/content_26757730_2.htm [2021-01-11]。

业企业的合作牵线搭桥，搭建平台。^①

百年变局下中非党际交往的深化与创新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② 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主要大国对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更加敏感，其对外行为正在作出一系列新的调整。面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东看”的潮流更加明显，它们普遍希望了解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崛起的“密钥”。许多国家的政党迫切渴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高度期待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③ 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党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其榜样。^④ 在百年变局下，中非党际交往在理论基础、互动频率、对象范围、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

（一）中非党际交往理论政策指导与行动指引的演变与升级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工作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对外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成效更加显著。^⑤ 在理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⑥ 新型政党关系是对以往党际交往原则

① 《中非通过政党平台为农业企业进行合作牵线搭桥》，中国政府网，2010年8月3日，http://www.gov.cn/jrzq/2010-08/03/content_1670717.htm [2021-01-12]。

②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③ 彭修彬《新型政党关系：内涵与建设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页。

④ “H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rains Foreign Politicians,”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2, 2020, p. 45.

⑤ 宋涛《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5版。

⑥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2017年12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2/01/content_5243852.htm [2021-01-15]。

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对推动百年变局下政党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等国建立了双边的政党交流机制，与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多边政党对话平台，同时探索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万寿论坛、“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等全球性重要机制。新时期，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和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已经形成。^① 中非党际交往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遵循建设新型政党关系的理论政策指导，特别是更加注重围绕治党治国经验开展互学互鉴。治国理政层面的经验交流，对于中非合作探索非西方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非党际交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合作网络的组成部分，也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合作论坛则是理解中非关系的总体制度框架，该机制对推动中非全方位合作发挥着核心作用。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在政治合作领域提出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和进步。^② 2009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续行动落实情况》总结指出，在中非党际交流层面，北京峰会后中方共派出 25 个代表团或小组访问非洲，接待 67 个非洲国家政党代表团访华。^③ 同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 至 2012 年）》提出，中非要进一步加强党际交往，扩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计划首次就中非党际交往作出明确规定。此后，中非合作论坛后续行动计划关于中非党际交往规定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之际，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二份对非政策文件，就中非党际交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展和深化与非洲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各种形式的交往与合作。积极探索建立集体交流对话的新平台，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双方对彼此执政体制和理念的了解和认同，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提高执政能

① 宋涛 《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创新》，前引文。

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年）》，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06 年 11 月 5 日，<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t584788.htm> [2021-02-01]。

③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续行动落实情况》，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09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t627503.htm> [2021-02-01]。

力，促进国家关系发展。”^①与2006年第一份对《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相比，2015年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关于中非党际交往的政策内涵更加丰富，增加了集体对话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互鉴等内容，对通过党际交往提高彼此执政能力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目标也作出明确规定。《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是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政策顶层设计，对中非党际交往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指导意义。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有关政党交往的内容是中非双方就党际交往持续推进所达成的共识，对中非党际交往的前进方向和后续行动作出明确指引。

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外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理念和工作方针，如“真实亲诚”政策理念、正确义利观、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在这些新理念思想的指导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转型升级是双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一种关系调适，这是中非关系在国际格局变动中保持深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中非党际交往作为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中国对非政策理念和工作方针的理论指导，也会受到中非关系转型升级的影响。总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与非洲国家政党关系，既遵循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指引，也秉持新型政党关系的新定位。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党在求同存异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围绕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等问题深入开展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和非洲国家政党推动建设新型政党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非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也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二）百年变局下中非党际交往新特点

面对国际格局的调整和变化，中非党际交往除在政策理论层面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之外，在实践层面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突出体现在中非政党更加注重治理层面的经验交流、中非党际交往立体化、多边化态势更加明显以及中非党际交往方式方法更加灵活多样等。

第一，中非党际交往更加注重治理理念的深层次交流。从行为主体来看，治理至少包括两个维度，即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政党作为政府决策的源头，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两个维度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中非政党而言，双方都面临着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使

^①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15年12月5日，<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t1321590.htm> [2021-03-22]。

命。在百年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契机。近年来，围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相关主题，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利用双多边渠道，不断深化理念交流，增强战略互信。一是以“对外宣讲团”“中共代表团”为载体，扩大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同时在邀请非洲国家政党代表团访华时安排扶贫、环保等具体治理领域的实地考察，以增进对彼此治理实践的理解。二是与非洲国家政党共同发起举办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为中非政党搭建起理论交流的多边平台。2017 年 11 月，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政党的使命和作用”为主题的第三届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非洲近 20 个国家的 60 多名政党代表出席研讨会。三是在万寿论坛、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等中联部发起设立的党际交往框架下邀请非洲国家政党参与，围绕相关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2018 年 10 月第 24 届万寿论坛以“精准扶贫与中非合作”为主题，邀请非洲 12 国的 60 余位政党政要、智库学者就“各国减贫实践与经验”“减贫实效与社会责任”“中非减贫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深入交流。总体来看，围绕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相关主题所展开的经验探讨交流已成为中非党际交往的核心聚焦。

第二，中非党际交往格局的立体化与多层次性进一步提升。传统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各国政党和政党国际组织。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国际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对象范围也持续扩大，目前包括了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智库等诸多行为体。从中非党际交往的频率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交往热度，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中非党际交往的频率每年都达到 100 余次（见图 1）。从非洲国别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与非洲国家政党保持广泛交往的基础上，加强了与重点国家重点政党的经常性联系。例如，2014—2018 年，中国共产党与 45 个非洲国家的政党保持着交往，其中与 14 个非洲国家的政党每年都有交往活动，与苏丹、南非、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摩洛哥、埃及、津巴布韦等国政党保持比较密切的交往活动，平均每年交往次数达 3 次以上，特别是苏丹和南非两国的政党，平均每年的交往频率达 9 次以上。^①

① 笔者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编写、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5、2016、2017、2018、2019 年版）收录的中非党际交往活动统计分析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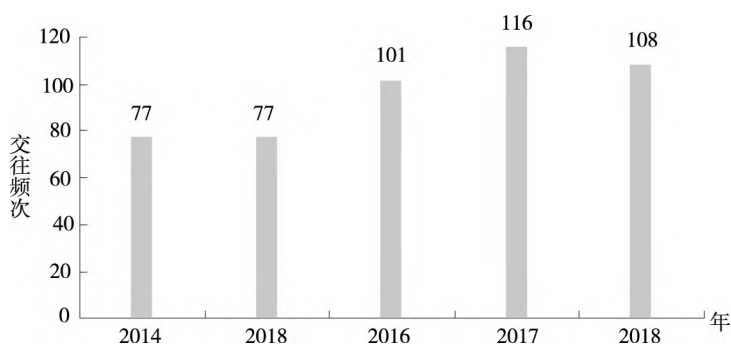


图1 2014—2018年中非党际交往活动频次

资料说明：中非党际交往频次统计范围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及友好人士的双多边交往活动，包括访问、贺函等。图表由笔者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编写、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5、2016、2017、2018、2019年版）收录的中非党际交往活动统计绘制而成。

从交往对象范围来看，除政党和政治组织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党际交往框架下针对非洲国家不同群体建立起差异化的交流机制，逐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交往格局。一是中非青年领导人的交往力度大幅提升。在中非党际交往的各类群体中，青年在传承中非传统友谊、促进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认识到青年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和纳米比亚人组党共同倡议下，2011年5月首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举行，来自中国和18个非洲国家的约200名青年代表参加了该论坛。这一交流平台填补了中非青年高层多边机制化交往欠缺。^①截至2020年，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已举办四届，其中第四届论坛在2018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框架下举办，主题为“青年如何在探索符合国情发展道路中发挥作用”，来自非洲近40个国家近40个政党的70余名青年政治家代表出席会议。^②与此同时，针对非洲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的双多边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如2018年共有3期非洲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研修班访华。^③二是党际交往框架下的民间交流不断升温。经中联部下属机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中促会”）和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共同倡议，首届中非民间论坛于2011年8月在肯尼亚首都内

① 《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位地区局局长谈2011年党的对外工作的发展与成就》，《当代世界》2012年第1期，第21页。

② 《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深圳开幕 青年应为探索国家发展道路贡献智慧》，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5月26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526/c164113-30015670.html> [2021-01-19]。

③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编委会编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2019》，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183页。

罗毕举行。此后，中非民间论坛不断完善并实现机制化，截至 2020 年已举办五届。三是通过党际渠道邀请非洲国家智库、媒体等行业代表访华，加强中国共产党与非洲知识界、传媒界的联系。如 2018 年 10 月，应中联部邀请，由埃塞俄比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肯尼亚、纳米比亚、赞比亚 7 国专家组成的非洲国家智库学者考察团访华。以上实践展现了中非党际交往的宽度，充分体现了政党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三位一体格局的立体化与多层次性。

第三，中非党际交往渠道的多边化更加明显。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非政党在深化双边交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多边交往的机制化水平。渠道多边化成为中非党际交往的一大特征。具体来看，中非党际交往的多边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互派代表参加对方举办的多边政党会议，如 2013 年 4 月和 10 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非洲政党理事会成立大会和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南部非洲前民族解放运动第六次会议，同年非洲政党理事会代表团出席了在西安举办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专题会议。^①

二是非洲多国多党组团访华的频次显著增多。以 2018 年为例，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多国多党的交流就涵盖了非洲国家政党青年领导人研修班、南部非洲六党党校建设干部考察团、非洲国家政党干部考察团、非洲法语国家政党理论宣传干部考察团、非洲英语国家政党理论宣传干部考察团、马格里布政党干部考察团、北非国家政党干部考察团、非洲国家智库学者考察团等 10 多个多边的代表团。^②

三是中非政党多边交往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自 2010 年以来，中非政党间建立了一系列多边交流平台，如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中非民间论坛等，这些平台为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不同政党、不同领域的代表围绕共同关切的话题展开对话、凝聚共识提供了有效渠道。此外，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机制化的首次尝试也选择在非洲开展，2018 年 7 月以“中非政党探索符合国情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非洲近 40 个国家约 40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③

四是中国共产党与非洲国家政党围绕特定议题构建新的多边交往机制。如

① 《谋划新思路、开创新局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位地区局负责人谈 2013 年党的对外工作的新亮点与新突破》，《当代世界》2014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 2019》，第 181—188 页。

③ 《凝聚政党共识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侧记》，《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3 日，第 11 版。

2020年12月21日，中国共产党同埃及12个主要政党及政治组织共同建立中埃政党共建“一带一路”交流机制，并通过视频方式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一机制旨在通过党际渠道为中埃两国“一带一路”合作出谋划策、凝聚共识，对推动中埃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中埃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①

第四，中非党际交往的方式呈现出更加灵活多样的特征。中非党际交往的对象范围较为广泛，因此在方式方法上比政府间外交更加灵活多样。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非政党暂时中断了直接面对面的交往活动，但通过举办网络研修班、视频通话等方式保持着交往。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下，“云交往”逐步成为中非党际交往的新亮点。新冠肺炎疫情使线下交流受到阻碍，中非政党交往转到线上，召开一系列网络研修班、网络研讨会、视频通话等活动。2020年，中国共产党与埃塞俄比亚繁荣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刚果劳动党、加蓬民主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加纳新爱国党、利比里亚民主变革联盟、马拉维大会党、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南非共产党、塞拉利昂人民党、塞内加尔争取共和联盟等10余个非洲国家政党举办了干部网络研修班或研讨班（见表1）。同年11月，中联部举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非洲专场通报会，撒哈拉以南非洲36个国家43个政党共160多位政党领导人及部分重要智库、媒体代表参会。^②显然，线上交流已成为特殊形势下中非党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展望“后疫情时代”，中非党际交往必然会逐步恢复线下活动，但线上方式作为一种创新之举也会得到保留，线下与线上交往活动相结合将成为一种常态。

表1 中非政党线上交往活动（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

| 类型 | 时间 | 非洲国家政党 |
|----------|---------|----------------|
| 视频通话（会晤） | 2021年4月 |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
| | 2021年4月 | 冈比亚国家人民党 |
| | 2021年3月 | 刚果（金）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 |
| | 2021年3月 | 肯尼亚朱比利党 |
| | 2021年2月 | 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 |

① 《中埃（及）政党共建“一带一路”交流机制正式建立并举行首次“云交流”》，中联部网站，2020年12月22日，https://www.idpc.org.cn/lldt/202012/t20201222_141119.html [2021-02-05]。

② 《中联部举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对非洲专场通报会》，中联部网站，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idpc.org.cn/bzhd/wshd/202011/t20201118_140886.html [2021-02-05]。

| | | |
|-------|-------------|--|
| 网络研讨班 | 2021 年 4 月 | 马达加斯加执政党 “与拉乔利纳总统一道” |
| | 2021 年 4 月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 | 2021 年 3 月 | 纳米比亚人组党 |
| | 2020 年 11 月 | 马拉维大会党 |
| | 2020 年 11 月 |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
| | 2020 年 9 月 | 刚果劳动党 |
| 网络研修班 | 2021 年 1 月 | 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 |
| | 2020 年 9 月 |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 |
| | 2020 年 9 月 | 加纳新爱国党 |
| | 2020 年 8 月 | 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 |
| | 2020 年 8 月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
| | 2020 年 7 月 | 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 |
| | 2020 年 7 月 | 塞拉利昂人民党 |
| | 2020 年 6 月 | 塞内加尔争取共和联盟 |
| | 2020 年 5 月 | 加蓬民主党 |
| | 2020 年 5 月 |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 |
| | 2020 年 4 月 | 南非共产党 |
| 网络研讨会 | 2021 年 4 月 | 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真实性与现代党、独立党、人民运动、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宪政联盟、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等 7 个主要政党 |
| | 2021 年 2 月 | 南非共产党 |
| | 2020 年 12 月 | 埃及祖国未来党、共和人民党、华夫脱党、埃及共产党等 12 个主要政党及政治组织 |
| | 2020 年 10 月 | 利比里亚民主变革联盟 |

资料说明：中非政党线上交往活动主要包括视频通话、网络研讨班、网络研修班、网络研讨会等，具体参见中联部网站：<https://www.idcpc.org.cn/>。

结语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经过百年来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构建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① 中非党际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中非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重要作用。

① 宋涛 《波澜壮阔 百年辉煌——写在党的对外工作 100 年之际》，《当代世界》2021 年第 1 期，第 1 页。

首先，相较于政府外交，党际交往更具灵活性、范围更加广泛，有助于促进中非国家间关系发展。在外交关系紧张或中止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党际渠道建立或保持联系。由于其广泛的全球网络和密切的外交互动，党际渠道可以在短期内接触到大量的外交政治精英。此外，通过党际渠道还可以接触到没有担任政府公职却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以及未来的领导人。^① 例如，在中国与南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中国共产党便与非国大、南非共产党等南非政党存在密切联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的高层交往对推动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及南非政府选择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发挥了独特作用。^②

其次，党际交往作为中非开展治国理政交流的机制化渠道，有助于中国和非洲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互学互鉴中增进对彼此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和非洲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中非政党除了每年大量的双边互访外，还有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政党理论研讨会、中非民间论坛等多边机制，这些平台除了有政党代表参与外，还会邀请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的代表等，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助于在党的建设、减贫脱贫、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诸多治国理政议题上借鉴彼此经验、凝聚广泛共识，从而形成更加科学的政府决策。

再次，党际交往渠道可以促进中非双方在涉及彼此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相互支持。例如，近年来，围绕涉港、涉疆、涉藏、人权等问题，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毒化了中国所面临的舆论环境。诸多非洲国家政党通过党际渠道明确反对西方的行径，给中国以声援。2020年8月，南非共产党第一副书记索利·马派拉（Solly Mapaila）表示，美国政府近期不断在南海、涉港、涉藏和台湾等问题上对华进行挑衅攻击，南非共产党及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此强烈反对。^③ 针对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抹黑，南非共产党专门发表声明，表达对中国政府抗疫行动的认可和支持。^④

最后，党际交往可以促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人员联系，通过构建广泛的人际

① Christine Hackenesch and Julia Bader, "The Struggle for Minds and Influ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lobal Outre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4, Issue 3, 2020, p. 728.

② 李力清 《回忆斯洛沃访华》，《当代世界》2015年第3期，第39—41页。

③ 《多国政党要反对攻击抹黑中国的行径》，新华网，2020年8月31日，http://m.xinhuanet.com/2020-08/31/c_1126433852.htm [2021-02-06]。

④ "Statement on the Outbreak of Corona Virus in China and the Country's Response,"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sacp.org.za/content/statement-outbreak-corona-virus-china-and-country%E2%80%99s-response> [2021-02-08]。

网络，夯实中非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未来 5 年，中国共产党将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 1.5 万名人员来华交流的机会。^① 这些交流机会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有学者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外交政策最为成功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其在发展与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关系时，聚焦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投资人力资本开发。^② 中非党际交往既是增进中非人民互信、推动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机制，也是中非关系相较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与非洲关系的独特之处。

总之，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脉络看，中非党际交往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基础上，并在新时代确立建设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的新定位，在相互借鉴治党治国经验、开展务实合作、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双多边交流机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③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并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深化国际合作。非洲国家积极践行非盟《2063 年议程》，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寻求以联合自强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政党作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对国家发展道路、政府决策、舆论塑造发挥着关键作用。展望未来，中非党际交流需在聚焦治党治国经验分享基础上，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同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塑造政党共识、推动政府出台务实合作举措，同时依托政党外交、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三位一体格局，塑造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对方社会层面的良好形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夯实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彭天晴)

①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前引文。

② Lina Benabdallah, “Power or Influence?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volving Party – to – Party Diplomacy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9, Issues 3 – 4, October 2020, p. 106.

③ 《习近平在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新华网，2020 年 9 月 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04/c_1126454690.htm [2021-01-12]。

**The Centenar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Inter – Part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Zhang Kai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21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ve gone through a path of one hundred years. Although the inter – part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started late ,but the bilateral contac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gained more prominence in CPC ’ 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uniqu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the level of mechan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scope of exchange subjects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the forms of exchang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 – part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become a model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party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era featuring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inter – part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focus on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ience on party and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important goal of enhancing political trust ,and extend the functions of exchanges to such areas as cadre training ,practical cooperation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In the face of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as the CPC enters its second centenary ,China and Africa continue to deepen inter – party exchang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bilities of China and Africa ,adv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consolidate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and build a closer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China – Africa inter – party exchange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uthor: Zhang Ka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ontemporary

World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860) .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and Af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Wang Shicheng and Lin Lin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192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was not only an epoch – making event in China ,but also exerted great impact on the whole world, “thus adding an oriental branch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was also founded in July 1921. Since then ,China an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share simi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asks ,and both are actively exploring development paths suitable for themselves. Som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also conducted their socialist experiments.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socialism ,have embarked on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paths and have taken different countermeasures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leading to different re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and Africa. This gives u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we must combine the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actual practice; we must maintain independence and self – reliance while carrying out reform and opening – up; we must adapt people – oriented philosoph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in Africa ,development path

Authors: Wang Shi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Marxism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8100) ; Lin Lin ,Lecturer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 View of Africa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Gao Tianyi and Mu Tao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made it an important goal and decision of the Party to understand Africa ,know Africa and support